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序

糜公有言，佛為朝廷養濟院，有功於國，則亦取其真，實際非必捐妻肉之累，飯藜茹蕘，膜拜燃香，吟梵唱偈作淨土津梁。乃俗子揚其波，儒流亦且導其瀾，祈悟門於貝葉瑯函，不復問拯世濟民實事，翻閱參求間，一腔熱心已消矣。暨出，寡建豎，投老林壑，又拾傳燈餘燼，與二三黃面髻相詰難，依皈拱衛，胥老稚投禮空王。噫！真在是乎？不知大根器人，何嘗不從仙釋中覈轉？何嘗不向仙釋中歸根？其間一段真功行，良善可庇，疲癯可起，奸逆可鋤，魑魅可掃，慈悲肝膽俠烈心腸具備，不盡慘然眉低斷努目態也。

則煦煦談矜恤者偽，而柔剛互運者真；拘拘明心性者偽，而晦蒙不蝕者真；汲汲事梵修者偽，而踐履沉貫者真。即如薛仙，身膺天，已入聖而脫凡，猶必再試之時艱，以補昔日罅漏，可識真之旨矣。然不指迷真之幻影，世且認賊作子，來金吾、黨氏俱可身上金台；不指尋真之竟究，世且喪志望洋，秋俠士、耿郎胡得立地成佛？揉叛盜於忠良，祛下回分解。

奸慝於禁近，《後史》皆所以補《逸史》未備，所為繼之而起也。若夫清溪道人試提醒於前茅，已作南車之指；猛鉗錘於後勁，允為暗室之燈。衷以屢注而逾熱，識以久歷而逾沉，奇以彌觸而彌吐。禹鼎不足銘其怪，溟海不足方其瀨；時花不足鬥其豔，朝霞不足侔其鮮。人各具眼，應盡悸目擣舌相驚賞，毋饒不佞筆舌也。

時崇偵己巳蘭盆日翠娛閣主人題。

源流真土真鉛真汞，元神元氣元精。三元合一藥方成，個是全真上品。動靜虛靈不昧，混全實道圓明。形神俱妙樂無生，直調虛皇絕境。

這一首詞名〔西江月〕，乃一隱士與潘煉師講道，作此贈之。大率修煉之術，離不的這個圈子。又聞《廣成子真語》云：「有陰德者，逕補仙宮。」故知修真成道者，不獨在乎導引、胎息、烹鼎、吐納之功，全重那一點靈台的良善，積德累仁，以成至道。就如那《禪真逸史》所記，一釋三真，都歸正果。

林澹然在渤海王高歡麾下為將時，長刀大戟，殺人如麻，似與如來戒殺之訓相悖。及後猛省回頭，披緇削髮，雖逃梁復魏，不免許多魔障，而內心不損，外行不回，終證菩提上果。

門下如杜伏威、薛舉、張善相三賢，除奸剔蠹，濟世利民，年逾耳順，棄位苦修，俱相繼霞舉，此亦一念真心，發為功行，極圓極滿，乃能如是也。後來唐高祖武德年間，敕贈林澹然為通玄護法仁明靈聖大禪師，贈杜伏威為正一靜教誠德普化真人，贈薛舉為正一五顯仁德普利真人，贈張善相為正一咸寧淳德普濟真人。則修於寂者彰於顯，自是本根上一脈精光，不可磨滅。

「前史」已悉大意，而今復輯《後史》一書，與「前史」源流相接，不過是「禪真」二字。謹按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，饑饉流離，盜賊蠭起，太宗皇帝聽了李太史之言，令葉法師發檄祈請，極其誠懇，遂有真人降生陽世，征番滅寇，拯溺扶危，逐鬼蕩魔，利民濟物，只在三十年之間，做成了許多因果。只為著這個真人下界，提挈了幾個道友同上天堂，又引出無數希奇古怪的事來。正是：欲修紫府清虛教，還本儒宗禮義心。